

周一良全集

第四编

自传与杂记

主编 赵和平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一良全集

7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ZHOUYILIANG QUANJII

第四编 自传与杂记

主编 赵和平

《毕竟是书生》
《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
《郊叟曝言》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一良全集. 第4编, 自传与杂记 : 全4册 / 赵和平
主编.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04-041349-6

I. ①周… II. ①赵… III. ①周一良 (1913~2001)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2577号

策划编辑 王 丽
责任编辑 王 丽
责任校对 刘春萍

责任编辑 王 丽
责任印制 毛斯璐

装帧设计 王 睢
封面题字 吴小如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本册印张 28.75
本册字数 33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5 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 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39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1349-002

《周一良全集》各分册目录

第一编 中国史

第1册 魏晋南北朝史论（上）

第2册 魏晋南北朝史论（下）

第3册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第二编 世界史

第4册 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5册 【英译】《日本》、【日译】《折焚柴记》

第三编 佛教史与“敦煌学”

第6册 佛教史与“敦煌学”

第四编 自传与杂记

第7册 《毕竟是书生》《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郊叟曝言》

第8册 《钻石婚杂忆》

第9册 论学杂著与读书题记

第10册 书信 色纸



(侯艺兵 摄)

叢集杜甫于謹句今多易首字以為

夙有文章驚海內

太初先生遊古三國寺詩詞

終留清白在人間

吳小如追挽



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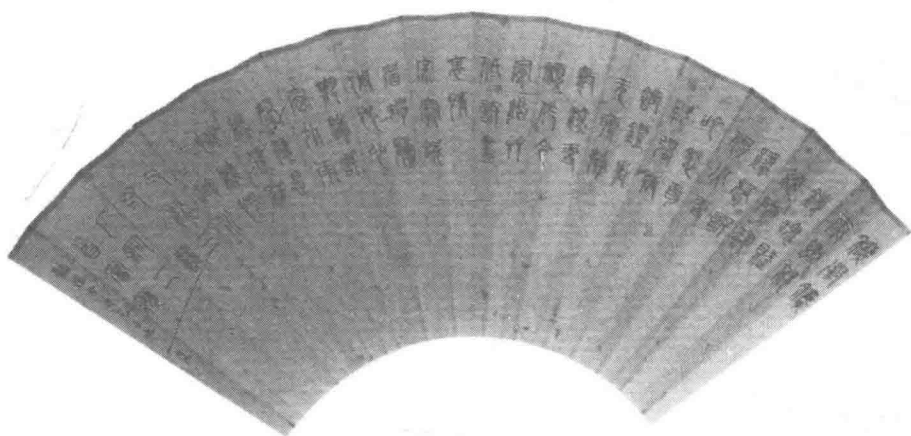
少年

结婚（1938年4月3日）



老夫妻（1997年3月30日）





秋风秋雨

织就销魂赋

绕砌蛩蛩声

何必更吟愁句

料得孤馆灯青

无聊静数深更

愿作今宵阶草

低低诉尽衷情

寂寞蛾眉蝉鬓

惆怅心期归讯

窗外雨声

应是绿残红褪

离恨离恨

湖水又添三寸

目 录

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	1
我的《我的前半生》	83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91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自传	97
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	103
郊叟曝言	247

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

这篇自传是在纽约布朗克司执笔的。1989年6月完成初稿，1990年4月修订。其中“毕竟是书生”一节曾被日本友人译载于1991年六月号《世界》杂志。现应《史学理论研究》之约，对全文再略作订补后发表。下限仍在1990年告一段落，因感觉自己这趟车距到达终点还有一段时间也。

1993年8月 周一良记于北大

清代桐城派古文学家曾说过，为人一生总要做几件有趣味、能引人入胜的事，否则死后墓志铭都写不精彩。我现在提笔写自传，也正有此感。觉得一生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只是希望为以后编写我国廿世纪中期文化、学术以至社会史的人，提供一点资料。

一 家世

我于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中的良字是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

《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因而曾字太初，后废不用。虽在天津长大，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族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填为安徽。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因浙江有县同名，民国后改为秋浦，又改至德。近年与东流县合并，称东至。

建德县周氏家族，据说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周繇之后裔。我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他青年时流亡他乡，祖父怕他不得归，改名为复。后因李鸿章手书褒奖单误写为馥字，遂因而未改，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上达天听”了吧？《安徽文史资料》总第十五辑载陈钧成撰“周馥轶事”称“玉山老人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亦居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认识伙房采买。其人识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记。李偶阅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延为幕宾，办理文牍”。李伯元《南亭笔记》也说“周每与人谈，辄道其生平事实，周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他的自订年谱大约讳言其事，只在咸丰十一年（1861）25岁那年记载：“十月，余至安庆。十一月，入李相国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周馥做到署两江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清史稿》有传。著作收入《周馥慎公全集》。它是以溥仪小朝廷给的所谓“谥法”取名的。据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所说，清末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中，分所谓清流和浊流。京官如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如周馥、杨士骧等，都属浊流。可惜陈先生这部著作散佚不全，看不到他对当时流行的这两类人物具体区别的说明。所举清流有陈宝琛、张之洞等，可能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修养的大官；而浊流则是以吏事见长的干练的大官。周馥治河有一套办法，留有著作。甲午中日战

争时，他任“总理前敌营务处”，负责供应前线兵器粮饷。据他自订年谱云：“军械粮饷，转运取买，萃于一身。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大约他是按规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言下不无自负，虽然并无补于战争的失败。他受李鸿章重用，自然也由于办事得力。辛亥革命后，遗老群集于青岛，周馥也在其中。我父亲当时父母双亡，和祖父住在一起，这就是我出生在青岛的缘故。在我记忆中，只记得曾祖父是瘦高个儿的白发老人。因为我是在天津时他跟前最大的曾孙，每逢年节聚会，总叫我站到他面前双膝之间。他写过一条幅，末尾说：“生日放歌一首，惟暹孙（指我父亲）尚知此意。他日一良能解文意，可为解说宝藏之。”诗中有句云：“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显然是遗老对清室灭亡的哀叹。我父亲从未给我解说过，而“宝藏”也就到1966年史无前例时为止了。

我的祖父周学海（1856—1906），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他曾拜李慈铭为师，见《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年及十三年，说“周氏兄弟友爱恂恂，其兄澄之尤谨笃，近日所难得也”。他长期在扬州做候补道，但兴趣似不在仕宦，而把精力用于研究医学以及撰著和校刻医书上。《清史稿·艺术传》有他的附传，说他著书“引申旧说，参以实验，多心得之言。博览群籍，实事求是，不取依托附会”。“时为人疗治，常病不异人，遇疑难，较有奇效。刻古医书十二种，所据多宋元旧槧藏家秘笈，校勘精审，世称善本云。”近年扬州根据木板重新印刷了周学海校印的《周氏医学丛书》。

曾祖父去世时我还很小，祖父更是根本不及见。若说家庭影响，主要来自父亲。我父亲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字，是实业家、藏书家。去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律己甚严。如他五

兄弟当中，四个有侧室，甚至不止一人，他却对嫖赌鸦片丝毫不沾。对子女要求因而也比较严格，同时思想又比较开明，能随时代前进。他对我的教导，有两件事至今印象很深。我十六七岁时，天津的时髦女子开始流行烫头发。两个来自上海的堂姐置办了火剪自己烫着玩，也给我烫了一脑袋卷毛儿。当时父亲在唐山工作，大约每月回津一次。他不知怎么得知此事，在给我的信中并未提及烫发，却插进了八个字：“人能笃实，自有辉光。”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至今不忘。以后一生惘惘无华，比较朴素，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我的九个弟妹，也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显然是父亲良好家教的结果。

另一件事是在我到燕京大学读书之后。我选了容庚教授的“说文解字研究”一课。原来对这门课期望甚殷，而容先生的教学方式却不涉及许书内容。每堂课由他在黑板上陆续写出楷体字，轮流唤学生上去写出篆书。实际上成为练习篆字，而不是研究《说文》。我心里很不满足，回津时向父亲谈及，不免慷慨激昂，表示要向老师提意见。父亲告诫我对老师要谦虚，老师的教法必自有其道理，不宜鲁莽从事。这件事教导了我谦虚谨慎，注意涵养，以后立身处事似乎没有违反这种精神。

父亲藏书丰富，不少善本，又喜欢搜集文物字画等等。这种嗜好与修养，使子女无形中耳濡目染，提高了文化素质。他对于子女的专业选择一概不加干涉。所以虽然“南张（謇）北周（学熙）”蜚声于旧中国实业界，父亲后来又成为他的叔父周学熙“北周”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他的十个子女却都从事于文史、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没有一个去搞实业。我应当坦白自己的无知，在家里从未见过股票什么样。这种情况，在旧中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大家族中，也是颇为罕见的。

我的母亲姓萧名琬，祖籍云南昆明。外曾祖父萧培元，号质斋，

咸丰二年（1852）进士，入翰林。曾任山东臬司，遂落户济南。外祖父原名应椿，改名大庸，字绍庭，清末在东北和山东作官，善书法，精鉴藏。家庭教育大约比较开明，我曾见到母亲结婚前学习英文的练习本，中文小楷和英文字体都很秀丽端正。我出生后母亲即患急病逝世。外祖父写了一副挽联：“三千里外为尔归来，到底有汤难续命。十四年前触吾旧痛，者番垂老更伤心。”旧痛当指我大姨之死。这副对联是1989年我在华盛顿郊区谒见年逾九旬的从叔志辅先生，他告诉我的。据他说，外祖父李北海体的漂亮书法，70多年前给他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关于亡母我所知太少，了无印象，记此鸿爪，以寄孺慕哀思。

当时父亲年轻，悲痛之余，不知所措。他的朋友德国卫（当时用尉字，后因嫌尉字与军事有关而改）礼贤牧师（Richard Wilhelm，1873—1930）夫妇见义勇为，把无人照看、嗷嗷待哺的新生幼婴抱回自己家，由卫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再送回来。卫夫人晚年随长子在南京住过，我曾与她欢晤。她告诉我，在她为卫礼贤所写传记中提及此事。（书名《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中介》[*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卫礼贤来华是为传播基督教，却被中国文化尤其儒家经典所感动。他取字希圣，毕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宣传介绍。他译《易经》为德文，得到中国学者劳乃宣（1843—1921）的指点，理解较为确切而透彻。后又译为英文，至今为西方国家所利用，近年还曾重印。卫礼贤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G. Jung）相友善，德译本《易经》曾对荣格的心理学说过起深远影响。卫礼贤回国后，20年代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中国学院，出版刊物《中国学》（*Sinica*），介绍中国文化。而在山东几十年，却没有一个中国人经过他受洗信教。卫礼贤逝世后，吴宓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曾有悼念文章。

他的儿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也是汉学家，曾在北大教德文，编过德华字典。我在燕京读书时有过往来。他后赴美国，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思想、历史等，颇受爱戴，不少美国著名学者出其门下。1982年我访问西雅图，幡然二叟，共话沧桑。卫德明教授还记得，约在70年前，他7岁那年，妈妈告诉他，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小小佳话吧。

父亲续娶杭州许和之，有名的“许氏八乃”（许乃普、许乃钊等）之后，生了五弟：珏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艮良（天津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学系教授）、以良（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治良（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三妹：珣良（铁道部教育处干部）、与良（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耦良（高中英语教师）。1925年继母许氏逝世后，又娶继母阳湖左道腴，清代名臣左辅之后，生一弟，景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我是十个兄弟姊妹中的大哥，这个表率地位与我以后“一生惟谨慎”和循规蹈矩的作风不无关系。

二 私塾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家迁居天津。我八岁在天津入家塾读书，总共十年，1930年才赴北平求学。“五四”以后的青少年还这样长期读私塾，我想是和父亲当时思想分不开的。因为他最初对新式学校似乎不太信任。等到小我四五岁的二弟三弟等等，便进了初中，更小的弟妹则被送进幼稚园，再由小学而中学了。20年代有些所谓“旧家”，为了让子弟在进“洋学堂”之前打下“旧学”和古文的根柢，都重视私塾教育。例如北大历史系我的同事邵循正教授和张芝联教授，都是以私塾代替小学和初中教育，然后直接进入高级中学的。不过我的例子更为极端，连高级中学都没能上，因而为以